

2011/01/29 苗栗歷史散步



行程表

參訪景點
出發 (南庄鄉獅頭山勸化堂)
蓬萊護魚步道 (南庄鄉)
義民廟 (獅潭鄉)
民主英烈公園－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公園 (頭屋鄉)
湯氏宗祠 (苗栗市)
徐驤紀念公園 (頭份鎮)

第 11 回新台灣史研習營—苗栗歷史散步

講師／黃鼎松

壹、南庄事件簡述

南庄事件發生於明治 35 年（光緒 28・1902）7 月，日人佔領臺灣後，在所謂之「理番」政策蹂躪下，日人南庄撫墾署違約墾地採樟，引起原住民激憤，由各社共同領袖日阿拐率領，襲擊日警，日人調集正規部隊，以新式武器殘殺原住民，原住民奮勇抗敵，掀起一場悲壯慘烈的抗日戰事，雙方纏鬥了兩個多月，原住民終因勢單力薄而失敗。

南庄事件以日阿拐為領導人，故又稱「日阿拐事件」。日阿拐是名傳奇人物，原為祖籍閩南的漢人，原姓張，生於道光 20 年（1840），八歲（1848）時隨父母由大陸來臺，在中港登陸後，父母以水土不服俱亡，由親戚撫養。後來由其戚賣與時居頭屋鄉沙坪之熟番日有來為子。後與黃南球發生糾葛，不敵，至南庄蓬萊地區另闢天地。

之後，為南庄南獅里興社頭目，富於資產，長於權略，秉性剛強。光緒 13 年（1887）48 歲時，由「管帶棟字副營辦理獅潭五指山等處招撫事宜留閩儘先補用都閩府」鄭有勤，立為獅里興社社長，並發給戳記。並於是年 8 月，以協助鄭統帶招撫獅潭五指山等處前後山番黎，一律歸化所有工事出力，奏請賞給軍功六品。

阿拐素懷大志，而有聯絡當時尚在分裂中之賽夏族各社成立，所謂「聯興庄」之舉，藉以共同抵禦漢人之濫墾、抽藤、製耖（製腦），並進而合墾獅里興一帶。至光緒 18 年（1892），其獲大料崁撫墾總局核准開墾之地，東至加裡山山頂分水為界；西至西潭大龍崗分水為界；南至八卦力水頭分為界；北至絲有眉田毗連為界之地區。

阿拐平素領導社眾不遺餘力，因而頗孚眾望，不僅能與強悍聞名的泰雅族相頡頏，同時，亦成為加裡山各社之間之共同領袖，而被擁戴為總頭目，光緒

20 年（1894）22 歲時，響應山東賑災捐銀肆拾參兩貳錢，而由山東巡撫奏誦給予監生。其裔孫日進財現珍藏有「戶部執照」，「監照」，「捷報」等文獻。

光緒 21 年（1895），日本治臺，翌年（1896）在南庄成立撫墾署，派員至南

庄攫取貿易資源樟梘（樟腦）。日人坂本格、中島興吉、關常吉等三人來與獅里興社聯興庄土目日阿拐訂立合約，其主要內容是約定雙方的製樟梘權。

此條約後來即成爲南庄事件的導火線，蓋阿拐所讓與日本人者僅製梘權，日本人卻硬說是包含開墾權。使得居住在租給日本人製佬地區內的賽夏人，群情激憤。後來聲聞坂本格等三人已掛出蕃地開墾申請，阿拐起而宣稱：「彼等日人爲搶奪吾人祖先所傳下之土地，而欲陷吾人於困厄者。彼等開墾者依恃日本官憲之擁護以逞其慾望；吾人不可不同心協力以擊破之。」

明治 35 年（光緒 28・1902）7 月 4 日，阿拐聯絡鹿場社土目大老，並飛檄苗栗廳管內之馬凹打必厝、八卦力、沙武鹿等社，及新竹廳管內之茅埔等社，約集結四、五百名社眾，攻擊日警，而引發所謂之「南庄事件」，這場戰爭一直纏鬥到同年 12 月 21 日始平息。

南庄事件後日阿拐蟄居於鹿場社，翌年（1903）病歿，享年 64 歲。

阿拐先後娶兩名賽夏女子爲妻，未生育，而買有五男一女。其裔孫之漢姓，分姓日、張二姓，現大多散居南庄鄉境。南庄事件留下的遺跡，從南庄舊地名中，仍然斑斑可考。南江村的「長崎下」，留有原住民與日人會戰的戰址；蓬萊村大湍附近有阿拐墳墓；門門棍，地當長崎下進入蓬萊要隘，日阿拐曾據此與日軍作殊死戰，原住民死傷慘重，血流漂杵，事後，這些抗日烈士的忠骸，被集葬西側一處杉林中，成爲「無主塚」。該塚初建於辛亥年（1911），民國 50 年重修，墓碑中書「南邑萬善同胞之墓」，左下方書「眾信士同立」。至今每年中元節，附近居民仍循舊習前往祭拜，以慰忠靈。

貳、南庄蓬萊溪生態園區

苗栗縣溪流眾多，先民開發苗栗，在闢地設庄的過程中，河川流水爲生活上最主要的依靠，聚落緊鄰河川形成，生命依傍溪流繁衍，河中魚蝦也提供了沿河居民主要的營養來源。

近年因爲環境變遷及人類濫捕等因素，溪中的魚蝦數量銳減。地方有識之士鑑於確保河川生態資源與免於溪流生態失衡之刻不容緩，遂發起封溪護魚行動，在苗栗縣政府與南庄鄉各界的通力合作下，取得法源依據，自民國 90 年（2001）9 月 12 日起宣布南庄鄉蓬萊溪封溪，自此以後縣內各鄉鎮紛紛響應，先後陸續已有 6 鄉鎮 9 條溪流投入封溪護魚行列，讓溪魚有喘息繁衍下一代的機會。溪流公告封溪護魚，不僅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南庄蓬萊溪更發展成自然生態園區，落實環教政策。

蓬萊溪封溪起點在南江村長崎下開始，管制範圍涵蓋上游所有主、支流長度

約 15 公里。蓬萊護魚有成，進一步成立「南庄蓬萊溪自然生態園區」，成為南庄熱門休憩景點，假日賞魚人潮不斷，帶動地方繁榮，苗栗縣山區鄉鎮於是陸續跟進。

流經南庄的蓬萊溪中上游屬典型的縱谷地形，兩側山巒向河谷方向延伸，視覺上呈現山川交錯之勢，極具變化。沿著岸邊步道而行，豐富的植被展迎雙臂、撲面而來，綠水光映人影，青山雲霧鎖腰，鉛色水鷓、小白鷺、夜鷺駐足岩上，紅嘴黑鵝則穿梭於兩岸的樹叢間。溪水晶瑩澄澈，從岸邊即可望見成群的溪魚悠游於水中，吸引遊客的目光，步道周遭豐富的植物林相和渾然天成的自然景致，也都值得細細玩味。

蓬萊溪自然生態園區是一個政府結合社區民眾封溪護魚成功的故事。蓬萊溪，舊稱「南河」，為本縣中港溪的上游，原有豐富的魚群資源，卻因濫捕而逐漸枯竭。民國 90 年（2001），南庄鄉公所正式公告實施封溪護魚計畫，蓬萊社區居民組織護溪巡邏隊，守護河川，使蓬萊溪的生態逐漸恢復穩定。

蓬萊溪自然生態園區沿蓬萊溪岸關建長約 2.4 公里的觀魚步道，隨著溪岸的地形，或鋪枕木，或架棧道，或鋪架木橋越過險阻，或利用溪邊石塊砌成石階。步道全程路況極佳，漫步其間，溪流淙聲悅耳，魚群悠遊悅目，是一條令人心曠神怡的觀魚步道，單程約 40 分鐘。

蓬萊溪觀魚步道沿溪而建，沿途都可親近溪水，觀魚無需下水，佇足步道或木橋上，即可觀賞魚群悠遊的景象。步道的前段沿途還設置了觀魚的解說牌及照片，幫助遊客認識蓬萊溪裡常見的魚隻種類。

叁、獅潭義民廟

獅潭之開發甚遲，直到清同治年間，仍是一片原始地，草莽榛林，原住民其間，常生滋擾；其實黃南球組織地方鄉勇，拓墾殖荒，前往剿靖討平，事後為了紀念犧牲的先烈，安慰戰死忠魂，以供地方人士追思，永垂典範，乃於同治年間設置本廟。廟內神位由新竹訪寮分迎祭祀供奉無祀的厲，主神為義民爺，右殿祀黃南球長生祿位，正廳懸掛乾隆御筆「褒忠」。

明治 40 年（光緒 33・1907）修建，後毀於大地震（民國 24 年），震後重建為瓦屋建築，房舍供幼稚園設教室，廣場為地方收冬演戲和農戶曬穀用。因多年失修，廟宇殘廢，民國 80 年（1991）第三次重修，使用現代建材，雕樑畫棟，富麗堂皇，即為今日廟貌，廟宇原本由黃南球後人管理，民國 78 年（1989）正式成立管理委員會，廟中諸事交付委員會全權統籌管理。義民廟之管理良好，位處獅潭鄉行政區附近，交通便捷（臺 3 線旁）且活動中心面積寬敞，設備齊全，

所以舉凡地方大型活動，行事都在此舉行，儼然為本鄉之文化活動重地。

義民廟右廂闢為「獅潭開發文史館」，搜集先賢開闢獅潭地方相關文獻、史料、圖照。廟庭左側臨獅潭溪，闢建「黃南球紀念公園」，黃南球塑像矗立其中供後人瞻仰，民間寺廟能夠重視地方歷史之傳承，非常難得。

肆、民主英烈公園－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公園



落成於 2000 年的臺灣白色恐怖紀念圈，坐落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村孔子廟（玉衡宮）右側，佔地一甲兩分，由胡海基先生偕母親徐辛妹女士捐贈營建。

園區入口矗立高達十餘公尺的「臺灣民主英雄祠」白色圓形水泥柱，頂端是自由之火意象造型。



正後方為「白色恐怖殉難英雄慰靈碑」，背後豎立觀世音菩薩雕像，寓意以觀世音的無邊慈悲，撫慰無故受難的英靈。慰靈碑兩側壁上鐫有受難者芳名，右方為徐、胡二氏家族紀念家塚。

參考資料：胡海基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文／陳建傑）

胡海基是目前國內唯一既是戰後臺灣政治受難者，又獨自以個人的民間力量捐地興建民主英烈公園的特殊人物，其目的是要紀念戰後臺灣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眾多的受難者，以安慰烈士之英魂。胡海基先生出生於日治時期，戰後經歷了二二八事件、臺灣省工委會臺中武裝工作委員會案。因天佑倖免於難，但不少至親好友於白色恐怖時期無故受難喪命。至今古稀之年，思想許多摯友與學長，時常哀痛之念，油然而生。在邱榮舉教授的鼓勵之下，將感想、回憶、心路歷程化為文字紀錄。本文主要是胡海基先生於 2005 年至 2006 年寫給邱榮舉教授的七封手稿做初步的整理研究。

胡海基的成長背景與政治思想

胡海基的母親是獨生女，爲了徐家香火不得不招夫婿，胡海基的母親爲此生前交代子女說：「我是胡家的祖婆，若百年以後，不可得我的名字列入徐家祖牌。」由此可以知道胡母的內心千萬分地不願意地招夫婿，而是希望風風光光的做新娘出嫁的。1935年，發生關刀山大地震，地震後胡海基的父親修理屋頂加上早起晚睡的辛勞地製作豆腐，辛勞過度一病不起，享年四十歲。胡海基六歲喪父，由其母辛勞的獨自一人扶養六名小孩。胡母的堅強與毅力克服了許多苦難，其不屈現，因此其母的精神與價值觀直接的影響胡海基。

若要瞭解胡海基的政治思想，吾人可從胡海基的手稿中可以得知，胡海基生於1930年，正是日治時期，接受日本教育，在孩提時期以日本人的身分長大，一直至十六歲終戰前，對於自己是什麼人？仍處於妾身不明的狀況下。到了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才如大夢初醒。戰後的臺灣人對於祖國政府勾勒夢想，對自治自主的追求，自我發展的機會抱持著高度的期待，但隨著國民政府貪污腐敗、治安敗壞、省籍歧視、經濟衰退、糧荒嚴重等等諸多問題。使得臺灣人對於祖國的期望轉爲失望，因此，胡海基從妾身不明的狀況轉而意識到自己是臺灣人，而十六歲正是處於熱情、理想的年齡，所見所聞導致胡海基走向反對運動與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最主要原因。

真正走上反對運動是在胡海基就讀臺中商專的日子，胡海基回憶：「擔任我班主任與國語課的老師是中商的學長，他在日據時代已參加反日地下運動與謝雪紅有很密切的關係。我的班主任看出我有骨氣，開始吸收我，讓我閱讀一些書籍，有了唯物史觀、辯證法等社會主義觀念，熱情的青年人理想的無限延伸，認爲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改革社會。正式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爲反國民黨份子，因此我初三開始與社會運動結緣，直到高三的白毛山武裝基地事件，我的政治受難也開始了……」

胡海基對二二八事件的回憶

戰後的臺灣人對於祖國政局懷抱夢想，對自治自主的追求，抱持著高度的期待，但隨著國民政府統治拂逆民心的措施，以及不良政風、貪

污腐敗、治安敗壞、省籍歧視、經濟衰退、糧荒嚴重等等諸多問題。使得臺灣人對於祖國的期望轉為失望，越積越深，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中受牽連而罹難的林茂生，以「原罪」的字眼，形容大陸人對臺灣人民的歧視態度：在中國人的眼光裡，每位臺灣人生下來就有三個原罪：（一）臺灣人是從前一無是處的移民的後裔；（二）臺灣人曾被日本人打敗並統治過；（三）臺灣人並不瞭解中國文化。

在《臺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乙書提到二二八事件對臺灣地方社會中客家族群的衝擊中，在苗栗客家地區方面引用省文獻會的二二八事件口述歷史調查報告，苗栗縣在事件中並無死亡人員。胡海基手稿可以相呼應：「二二八事件後的三月初，某天上午，突然，一車一車的土匪支那軍荷槍實彈把苗栗鎮控制住。若有路人經過格殺勿論！那種恐怖的情形在日本異族統治時期從未發生，但回歸祖國懷抱才大開眼界。那次的行動目標是地方紳士，律師劉潤才、校長鄒德龍、鐘建英、謝肇林等，被認為是二二八事件時，地方人民的領導人物。鄒德龍先生是我摯友鄒喜齡的令尊，鄒喜齡兄也被順手抓走，當時鄒兄只是初三的學生，所幸的是苗栗高層軍官—劉定國出面把這些人保出來，如此幸得苗栗地方才沒有發生地方紳士、知識份子的犧牲。」二二八事件對臺灣地方社會中客家族群的衝擊方面，現有省文獻會的二二八事件口述歷史調查報告中，並未詳細的提出在苗栗地區的情況，僅引用了兩名不具名的居民的陳述，而其內容只表示事件發生期間當地相當平靜，僅發生少許衝突。而胡海基手稿的珍貴在於他清楚地描述了當時的狀況，並詳細地交代了當時的時間、地點、人物，以及為什麼沒有發生衝突的原因。

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政治與胡海基相關案件

若以呂秀蓮所著之《重審美麗島》書中的所述，以個別案件涉案人數與刑度而言，分列戒嚴時期三十大政治案件的「臺中事件」、「治安維持會李建章案」、「苗栗油廠彭新貴案」，均與胡海基有密切地關係。「臺中事件」即為官方資料中的「臺灣省工委會台中武裝工作委員會案」，胡海基是「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一員，因上天保佑而死裡逃生，但其摯友彭沐興就義，劉永生徒刑十五年。另外，「治安維持會李建章案」乙案中的詹俊英與廖英輝，亦為胡海基的摯友，受到李建章的牽連，分別處以死刑與徒刑十年。最後是「苗栗油廠彭新貴案」，其胞兄徐鑾枝因特務急於領取獎金，做成案子，遭受冤獄十五年。由上述可知，胡海基遭受

到白色恐怖的迫害是多麼的大、多麼的深。

「臺灣省工委會台中武裝工作委員會案」乙案，就官方檔案記載施部生、呂煥章於三十六年五月及九月間，由在逃之李匪舜兩吸收加入匪臺灣省工委會台中地區縣市工委會支部組織，並設立「臺灣人民解放軍」中部分部。由呂煥章率張建三等數人於三十八年八月間，先進入鴨潭山覓定基地。嗣後李漢堂亦夥黨於白毛山建立武裝基地。胡海基是「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一員，也實際參與此行動，因上天保佑而死裡逃生。因此胡海基手稿有大篇幅的描述參與「白毛山武裝基地」的過程，胡海基回憶：「台中基地有四地：鴨潭、白毛山、竹子坑、石岡。特務包圍的基地只有白毛山。我是三月二十四日入山，我們一共有四人（胡海基、吳明正、劉水生、賴瑞章），我們下午兩點開始沿溪流逆行，好像走到晚上九、十點才到新設的學生基地，就是新基地才沒有給特務查到，被包圍受難的是白毛山基地。白毛山基地被破壞包圍逮捕，我們不知，要確保糧食約好派一位幫買蕃薯，約好在基地分叉點集合。劉水生早上八點出去後便沒有再回來，留守的是我與賴瑞章，吳明正回銅鑼當傳令互通消息。

等了幾天，我想這不是辦法，只有去白毛山基地看個究竟，所以把一些文件燒掉。走約半小時路程遇到刈草的本地年青人，賴瑞章向他們打聽消息，他們異口同聲說：「你們不知道嗎？我們開山的臺灣人給阿山打死。」一聽我就知道出事了，立即回到基地將物品徹底整理。便向北方開始走，走過一山再過一山盲目地走。忽然看見有戶民家，問出前面的小路一直走下去，過了吊橋就有車可乘。過了吊橋那邊馬路上站牌，一看才知道這地方叫做「國姓」，然後就搭車回台中火車站，到了台中我與賴瑞章就各走各的路。

關於「白毛山武裝基地」，總結一句話，這基地的成立與活動，都由中商出身的學長們為主，成員也都以中商有關的人員。如此說來台中反抗運動的大本營就是中商，我想因為商校有經濟學與社會經濟政治有關，很容易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中臺灣的政治犧牲者還是中商的人最多，最激進的也是中商的學生，這一點可以從白毛山事件中看出端倪。」

「臺灣省工委會台中武裝工作委員會案」乙案，就官方檔案認定，是省工委中部負責人洪幼樵計畫在台中地區成立武裝基地，並設立「臺灣人民解放軍」中部支部，但胡海基認為基地的成立與活動，都由中商出身的學長們為主，並點出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人理想、理念是渴望自由民主與臺灣人做主的社會，兩者的說法有很大的出入。

關於「治安維持會李建章案」乙案，官方檔案記載李建章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參加共匪組織，密設匪黨苗栗支部。並組織「治安維持會」。胡海基的手稿亦提到此事件，並提出自己對於此案件的觀點：「李建章個人的虛榮、厚顏的性格，以為他是領導者而侃侃而談。導致民國四十年春節，苗栗大湖一帶發生大搜捕行動，這次的規模相當大，人人自危。李建章被逮捕之後供出無辜大湖一帶善良優秀的知識份子，結果犧牲大家，自己也蒙難。」而受難者邱熒燈言道：「我在銅鑼鄉公所建設課服務時與好友打球，如排球、網球等體育活動，並無所謂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宣誓及反抗政府的舉動。實在是保密局編造罪名，將我判刑。」若以《判決書》而言，李建章、詹俊英、吳揚水等人都是匪黨黨員，並組織外圍組織「治安維持會」，但參閱邱熒燈的自述與胡海基的手稿，會發現實情狀況與官方檔案有所異，因此要探究案件的真相，不能只以官方檔案為依據，還需要參酌受難者的口述歷史，兩者相互比對，才能知道歷史的真相。

最後談到「苗栗油廠彭新貴案」，官方檔案記載謝裕發即於飲酒之際攻擊政府，頌揚匪幫。嗣即吸收彭新貴、徐鑾枝、徐永紹、謝富榮參加匪外組織讀書會，翻印研讀匪書《青年修養》等。受難者彭新貴自述：「我們的案子很單純，沒有什麼事，喝酒的人就被認定參加組織是匪諜，保密局的人都想做成案子、領獎金，才會冤枉我們。」胡海基手稿寫道：「他們的受難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參加任何所謂的組織才會受難的。也許會感到這種論法充滿矛盾，但是事實就是如此。我三哥徐鑾枝在中油上班，回家後會與我談到公司發生的事情。據我知道他們的員工與謝裕發曾經有同事關係，免不了有在一起活動，如棒球隊、康樂活動等……好在沒有所謂的讀書會。只知道有看過《青年修養》這一類的書，不過這些活動成為政治問題太牽強了，何況國民黨政府向世界自稱自由中國，與大陸中共的一黨獨裁對抗，卻欺世盜名在臺灣以戒嚴之名與中國專制暴政有何不同，想起往事心痛極了！」依彭新貴訪談自述與胡海基回憶手稿可知，情治單位為了破案績效與破案獎金，以參加匪外組織讀書會，翻印研讀匪書《青年修養》為罪名，將在油廠的無辜員工逮捕。而情治單位為了獎金與爭功，擴大案情，增加受難者的人數和罪行，牽連無辜百姓，造成冤案。

結語

魏廷朝在《臺灣人權報告書：一九四九-一九九五》中指出「一九五〇年代的政治案件性質以紅色(共產)案為主。」，「臺灣省工委會台中武裝工作委員會案」、「治安維持會李建章案」、「苗栗油廠彭新貴案」此三件案件均以參加臺灣省工委會與組織讀書會，研讀《青年修養》為由加以逮捕，並將其受難者儘可能的抹“紅”。

有關臺灣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研究，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類是認為對於「白色祖國」的失望轉而寄望於「紅色祖國」，而此觀點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的詮釋，往往與意識形態掛勾，強調紅色祖國色彩有合理統派意識的歷史詮釋觀點。如藍博洲對白色恐怖的看法是：「就國內而言，它是國共兩黨長期以來階級內戰的延續。就國際而言，它是戰後美蘇二體對立下，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全球反共大協作體系佈局下的一個環節。因此，台北國府在五〇年代所推行的白色恐怖政策，是國共階級內戰的延長和國際反共基地的整地作業之重疊。」第二種是表示臺灣知識階層，面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施政，民不聊生，思索臺灣前途，不只是寄望另一個中國政權而已，其他還包含了複雜的時代背景與政治環境因素。葉石濤認為：「光復不久的臺灣年輕知識份子，其實具有強烈的臺灣意識，如果有人提供另一種哲學觀或世界觀，可能他們全都會變成自決主義者。可惜，在那個時代，在臺灣存在的唯一反體制結社，是號稱人民聯合陣線的中共外圍組織而已，他們這一群年輕人別無選擇的左傾了。其次，光復初到五〇年代的臺灣社會是民不聊生，謀生極其不易，失業者塞滿街巷，三餐溫飽很困難的襤褸時代。在這樣的溫床上開起來的花，是沾滿血跡的革命之花，馬克思主義憤怒的指控聲音是最有力而明確的唯一聲音。」但此說法卻割斷了臺灣從日據時期以來，臺灣左翼思想的傳統與延續，忽略了臺灣左翼發展史的臺灣主體性。對此，陳芳明教授提出第三種的看法，從臺灣歷史發展的主體觀點認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被殘害的臺灣左翼青年，他們左翼路線的根源，是在日劇時代的抗日運動陣營裡。而臺灣戰後左翼運動的浮現，是不能與日據時代的社會主義路線脫離關係的。因此，陳芳明教授認為：「要評估戰後的歷史發展，最重要的是建立以臺灣社會為主體的史觀。建立臺灣史的主體，不是要把中國史、世界史排斥於外，沒有臺灣的主體，就沒有真正的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視野。」

從胡海基的一生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政治案件中的人物，是臺灣熱血青、年知識分子。在日治時代到國民黨時代的轉折中，尋找臺灣的前途過程中，有不同的思考、思維。第一是抱持社會主義思想，

對於北京政權有所期待；第二點是臺灣人當時的處境相當可憐與無助，他們尋求的不論是自己的獨立、自主、自由、民生，面對外來政權都是弱勢的；第三為當時人權觀念的薄弱，閱讀社會主義思想的書籍便是犯罪，在民主國家中簡直是笑話。各類思想的書籍在人權高度獲得保障的國家是可以流通的。更可悲的是，若是受難者上訴的話，其罪行反而更重，由此可知當時法治、人權觀念之薄弱！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早已歷經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面向脫胎換骨的變化。民主、自由成爲今日臺灣人民習以爲常的生活方式。但今日人民的安定生活是昔日英烈的犧牲奉獻所爭取的。撫今追昔，臺灣的進步是建立在對於過去歷史的尊重與珍惜上，而對於過去歷史傷痕的關懷與反省，將有助於我們以更寬廣的心胸營造出更具有包容祥和的臺灣社會。

伍、苗栗市湯氏宗祠

湯氏宗祠，坐落苗栗市嘉盛里五文昌廟西側，創建於道光 14 年(1834)，爲苗栗市最古老的一座宗祠建築，形制完整，古樸典雅。就苗栗市來說，也是碩果僅存，具有鄉土史料價值的客家三合院古厝。

根據湯氏族譜記載，入墾苗栗的湯氏先祖，皆來自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今蕉嶺）高思鄉開基一世祖 47 郎公妣何祖婆之後裔，分屬於禮輔、智輔、元輔公派下，乾隆年間先後渡海來臺海來臺，入墾苗栗、公館、頭屋、三義、後龍、通霄及新竹等地。迄今苗栗縣爲湯姓人口數最多之縣市。

湯氏先祖入墾苗栗期間，備嘗艱苦，當時溯後龍溪而上，遍佈泰雅、賽夏等原住民，爲了生活，常與番民爭地，篳路藍縷，歷經數十寒暑，而終有成，可說是苗栗客家地區開發史上的先驅之一。

乾隆 53 年（1788），湯氏洪鵬公等緬懷先祖創業維艱，澤蔭後世，而且族人繁衍日眾，爲了結合一宗親，發揮團結互助的力量，而約集叔侄 90 人，共同出資，以生放利息或購置「祭田」來作爲祭祀先祖的經費；於是先成立「祖嘗」，後改爲「祭祀公業」，繼而創設宗祠，以供奉祖先的神位，讓後代子孫，每至宗祠即有思孝而起敬的胸懷，此爲苗栗湯氏宗祠的由來。

這座三合院建築，雖屬宗祠，但其格局，與傳統客家宅院建築，大同小異。紅瓦燕尾，畫棟雕樑，花窗鏤門，龍頭斗拱。因建築有年，處處斑駁剝落，仍然流露著氣勢不凡的雍容風範。

細察這座宗祠，原有兩項極爲特殊的構造，一是它的牆壁，是由土漿灌

砌而成，外側以木板維護，這種施工法，頗不多見。一是中庭，完全由石頭鋪成，從高處俯視這些石頭，並非雜亂無章，而是一方完整的八卦圖形。可惜在民國 80 年（1991）小修時，主事者不明其意，鋪上水泥，以致原蹟埋沒，令人嘆息。

宗祠在傳統觀念中，常視為一族盛衰之所繫，故對於地理風水之選擇，方位之趨吉避凶，都要經過審慎地勘輿。據湯府耆老稱，湯氏宗祠風水極佳，宗祠基地屬於「蟹穴」，水氣旺，象徵湯氏子孫，綿延相承，家運興隆。正門面對墨硯山和筆架山，文星璀璨。從宗祠走廊懸掛的一方恩進士、三方貢元匾額來看，顯示湯氏子弟，自清初渡臺以來，確實人才輩出。

湯氏宗祠，每年農曆 9 月初 1 日，分居全省各地之湯氏子孫，都前來齊聚祠內祭拜祖先，同享天倫。

陸、頭份徐驥紀念公園

頭份鎮仁愛公園旁有座楊統領廟，奉祀乙未戰爭抗日勇將楊載雲，2007 年鎮公所為紀念鎮籍客家抗日英雄徐驥，把仁愛公園改建為徐驥紀念公園，並把楊統領廟納入，讓兩位先烈的悲壯事蹟相互輝映，啟發後輩效法他們愛鄉愛國的偉業英風。

徐驥 1858 年生於頭份鎮上興里，字雲賢，號昂，氣勢雄壯，18 歲被推舉為秀才，文武兼備，在頭份開班授徒，教育當地子弟。甲午戰爭後，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本省各地紛組義勇軍抗戰，徐驥時年 38 歲也號召義軍反抗。翌年乙未戰爭爆發，徐驥與吳湯興、姜紹祖共同抗日，史稱「客家三傑」，徐驥帶領義軍從桃園、新竹等地和日軍對戰到竹南，一度反攻新竹，但因勢單力薄退至竹南尖筆山、苗栗、大甲溪、八卦山、斗南、嘉義、臺南，歷經十三次戰役，清黑旗軍守衛劉永福一度勸他內渡大陸見機行事，但他誓與臺灣共存亡，終至壯烈成仁，被譽為這場戰爭最英勇的先烈。徐驥於斗六光榮陣亡時，劉永福感歎說出：「內地諸公誤我，我誤臺民」。因此，大家都肯定徐驥為「臺灣抗日領袖第一人」。

乙未戰爭戰鬥地域之廣、時間之長、人數之多、犧牲之大，超越荷蘭征澎湖、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清廷征鄭克塽、牡丹社之役及法艦襲基隆等戰役，可謂臺灣史上最大的戰爭，徐驥的事蹟在《臺灣通史》《臺海思慟錄》等史書都有記載。

臺灣光復後，政府雖將徐驥入祀圓山忠烈祠，可惜早被遺忘，直到 2005 年客委會召開研討會時重新提及，頭份鎮公所和苗栗縣徐姓宗親會等各界開始倡議為徐驥客家先烈建館立碑。

徐驤銅像造型穿著客家長衫、持火槍、腰配大刀，十分英武，雕像臺基刻勒名詩人洪葉生詩句：「徐君勇敢推善戰 儒中結束便戎裝 腰下常攜三尺刀 手中能擊百子槍 衝鋒獨隊遏強敵 出沒山林成戰場」，徐驤銅像面對中港溪，一如往昔捍衛著鄉里百姓！